



杜宏剛  
邱瑞中  
韓登庸

劉 玲  
閻崇東

主編

# 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六)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鵝溪遺稿

李山海著 〇〇一

鶴峰先生文集

金誠一著 〇一三

柏谷集

鄭昆壽著 〇八七

謙庵文集

柳雲龍著 一五五

坡谷遺稿

李誠中著 一八一

簡易文集

崔 豈著 一八九

孤竹遺稿

崔慶昌著 三一五

柏岩集

金 玘著 三二三

東岡集

金宇颺著 三四九

艮齋集

李德弘著 三五九

四留齋集

李廷毓著 三六七

晚全集

洪可臣著 四二七

西崖集

柳成龍著 四三三

李山海 著

鵝  
溪  
遺  
稿



李山海（一五三九—一六〇九），朝鮮中宗三十四年，明嘉靖十八年生，朝鮮光海君元年，明萬曆三十七年卒。

一五九四年，李山海自編其著錄，編次後集。光海君年間，木刻刊行。

《鵝溪遺稿》六卷三冊，共三百零二板，半頁九行二十字。

底本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



鵝溪遺稿

聞 天兵收復西京

甘泉宮裏詔宣麻。五十將軍盡伏波。人望周宣新禮樂。天開箕子舊山河。砲車夜赤流腥血。玉帳春晴聽凱歌。遙想 天顏多喜色。三韓從此息干戈。

自訟

謀身太癡拙。謀國太齟齬。自知胡不歸。罪積難貸汝。主辱既已甚。臣職固當死。今汝獨何心。貪生而忍恥。國危不能扶。有相馬用彼。偃息嶺海間。聖主恩天地。

去歲松都夜。行宮侍咫尺。玉音尚盈耳。生死銘

心曲。

悠悠策羸馬。浪江風雨裏。東來幾回首。西塞路千里。海寇日猖獗。勢若火焰熾。上天胡不仁。生此大凶逆。存亡繫順逆。厥理昭不惑。彼既自絕天。柰何不顛覆。我三敬事大。小心無間斷。上帝曰予嘉。國祚億千萬。天兵未渡江。醜類已虜魄。予遺民其蘇。終始荷 帝力。

王師復西京。次第如破竹。歡聲半夜起。一日遍海域。

聞 天兵與賊講和

武狄和親鮮保終。前車相望汗青中。天朝未信多豪俊。金帛區區愧尺童。

漢賊何心共戴天。寢皮啖肉辱難前。向誰反作東窓計。千載令人憶魯連。

陳弊劄

伏以天心悔禍。兇寇退遁。疆場寧靖。邦國再造。八年之前。豈知有今日之粗定乎。第臣嘗讀宋史。兀朮止歸。其時宰臣趙鼎奏曰。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李綱又曰。勿以敵退為喜。以仇敵未報為憤。此正今日之格言也。噫。既不能保邦於未危。又不能討賊於方張。終不能防賊於既退。則猶為國有人乎。有人於此。當痛劇之時。乃責於心曰。某時吾不慎也。某事吾所傷也。其藥非對病也。某方反有害也。若幸而得生。則可不深悔其不慎。而無致更傷。去其所害。而必求其對病之藥乎。及其痛勢既歇。憂慮稍弛。日漸久而心漸安。則向之所責疾病之原。方藥之失。

不復省念。肆然高枕。而一朝風邪。外感舊恙。重作。則奄至於不起。誠可悲也。今賊之既退。大小群情。且喜且惧。喜者。幸其無事。惧者。慮有後患。而數月之後。惧者必喜。喜者多。漸至於因循玩愒。苟度時日。無復汲汲於防備。則臣竊恐病加於小愈。而終致難救者。殆近之矣。自常情言之。則老賊纔退。大衆既散。數年之內。必合再舉。未可逆料其必然。而以賊情言之。則賊既久據我境。其於我國之虛實。大兵之勇怯。無不慣知其來也。既不得一戰快勝。其去也。又不得追奔逐北。迅掃蕩滅。何畏何憚。而不復侵我乎。且賊以我國為利所在。平時尚以一船加減為恩怨。嶺南租稅。半入賊窟。而猶且不厭于心。侵凌之患。屢起於全盛之日。況今殘敗之後。斂手執足。隔水而不敢更窺者。寧有是理乎。臣竊恐拓跋魏權斂更渡之舉。不在今年。則在明年。不在明年。則在後年也。或者多以北方為憂。而臣之憂。亦未嘗不在於此。然以臣計之。則方張之北賊。恐不如已退之倭寇也。何者。倭奴之兇鋒。天下之所難當也。安有八年屯據。動天下之兵。而猶不

得一番得利。終使揚揚渡海者乎。臣嘗中夜不寐。憂慮萬端。臣本迂愚。不曉軍務。非有奇謀異計之出人。特以亂後耳目之所及而論之。則賊之所長者。陸戰也。我之所長者。水戰也。何則。輕生樂戰。善於突進。鎗刀鳥銃。善於搏擊。堅壘高壁。善守窟穴。飛梯積礮。善陷敵城。善用伏兵。以折敵鋒。善用間諜。以探敵情。是皆利於闔地。而不利於闔水。所謂賊之長於陸戰者。此也。夫板屋巨艦。橫截海面。視波若地。難撼如山。則賊之尖舸小船。不能當也。神砲飛礮。聲震雷霆。一發破船。腥血漲海。則賊之短銃片丸。不能格也。賊之所恃者。刀劍而雪鏢霜刃。無用於隨波出沒之際。我軍之所患者。潰散而一登船。則恟夫懦卒。皆奮必死之勇。是皆利於舟楫。而不利於陣馬。所謂我國之長於水戰者。此也。亂初。三路將士。漢南數百郡邑。豈無一人義士。而無城不陷。無戰不敗。至今其稱道者。唯允均加德。開山之勝。李舜臣露梁之捷。而皇朝名將肅行。天討兵威大盛。尚且南原之陷。晉州之潰。島山之退。前後相踵。獨有陳提督提兵數千。糜賊

海上。蓋提督與元季二將。雖有絕人之勇略。而若置之南原。晉州。島山。則寧望其不陷。不潰。不退乎。此乃近日已試之驗。而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今若不以所長敵其所短。而乃反迎賊下陸。使賊伸其所長。使我屈於所短。欲爭其勝。敗於原野。林麓之間。則是何異童子之於黃耆乎。壬辰之前。苟能盛備戰艦。大興水卒。遮擁海路。使賊不得下陸。而凡所以修內自強之道。誠無所不用其極。則狂賊之禍。豈至於前日之慘。而事之既往。言之何益。其時進言者。或以為倭奴長於舟楫。不如乘其下陸而攻之。此不過書生之臆見。而利害得失。不曾經歷。何從而知之。然則今之汲汲改圖者。唯在於已試之長技。而嚮所謂經病之人。惕然於疾病之原。方藥之失者。其不在此乎。噫。舟師固我國之長技。而有備乃今日之急務也。長技者。其名也。有備者。其實也。若恃其名而遺其實。未嘗造一板屋。添一水卒。選一良將。習一水戰。而在苒歲月。坐待成敗。曰我有長技云爾。則烏在其為長技也。况元均之初受命也。船之見數。雖曰百餘。而其中可用

以制敵者。不滿六七十。元均之敗也。李舜臣收拾補綴於散亡灰燼之餘。僅得三十餘船。外此者皆無用矣。今之舟師。可謂有其實乎。臣意統言有備之策。則別設舟師二營於湖嶺之間。軍兵舟楫。餽餉器械等事。令兩道分掌之。嶺南物力之不足者。以嶺東補之。湖南財用之不足者。以湖西助之。以壯關防形勢。可也。分言其目。則曰戰船也。曰水卒也。曰糧餉也。曰將士也。所謂戰船者。今之板屋。制度精巧。高不可攀。堅不可破。廣可容眾。眾可禦賊。誠水戰之良具也。第以功力最鉅。造一船與造一大家等。旬月之間。雖若難辦。而船材船板。不必遠輸他境。南中諸島松木之茂。密者。處處皆然。雖朝朝而伐之。罔有窮極。以許多船匠。什什成伍。立其程限。課其功役。則無患其不速就矣。但其形體過大。格軍過多。未易充定。故平時亦數額不多。而况經亂之後。船不滿百。軍不滿船。以此禦賊。不亦齟齬之甚乎。臣意左右兩營。各造數百船。而三分其數。二為板屋。一為中船。中船亦備戰具。以為後援。或進退如飛。以備突擊。無事則用以運糧。有事

則用以助戰。豈不一舉而兩得乎。古之戰船。亦有大  
小。大如蒙衝五牙。利於控扼。小如金翅油船。利於追  
逐。且聞丁酉之變。李舜臣以聚避亂船。退陣海口。身  
乘戰艦。進前急擊。此亦古今之明驗也。豈必盡造板  
屋。然後能戰乎。若是則戰船可以多造。格軍可以易  
充也。所謂水卒者。其役視諸色軍最苦。自平時避如  
坑穿。經變以來。百不存一。猝然使列郡抄定。則列郡  
亦搜盡田畝。捕及道路。稚童菜傭。並入軍目。束縛牢  
囚。驅脅以送。一登海舟。惴慄失措。未見賊船。心膽已  
墜。疾疫連作。死亡相籍。况彼室家。侵於賦役。而賣盡  
田宅。流離溝壑。父不寧子。夫不保婦。困頓踣斃。萬目  
睽睽。怨毒愁苦之狀。言之則慘矣。以此軍卒。責其死  
長。不亦難乎。臣意別立異規。或抄於沿海。募於內地。  
不問賤之公私。役之有無。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咸  
屬舟師。為兵為裕。各隨其能。變其名稱。如古之水虎  
軍。車河軍。凌河軍。以別其號。試才論賞。如北道土兵  
都監。砲手與禁軍。豐其廩料。以厚其養。疎其督番。以  
歇其役。復其家戶。以安其妻子。則剋剋沈沈。就不應

募。或者以為舟師死地也。非徒應募無人。強而為兵。  
則必相率而逃散矣。是不然。海上舟子。其業或以漁  
採。或以商賈。或以漕運。風波雪浪。比覆沒。父死於  
是。兄死於此。而猶不知戒起。而繼之者。以其利之所  
在也。向者。訓練設局。適在年凶之後。砲殺之手。雖知  
今日屬名。明日赴戰。而猶且爭入者。以其有升斗之  
料也。矧今民生之困。甚於飢渴。苟能養兵之規。如上  
所陳。則民皆扶老携幼。盈路而至矣。所謂軍糧者。古  
今善策。莫如屯田。孔明之渭上。充國之金城。在對  
壘之日。故荷戈之卒。尚執耒耜。捨此而何所。今者  
海濱沃壤。實合屯耕。諸色軍丁。可聚五千。以四千五  
百在船。出五百為農軍。通計一邦。則兵之為農。只三  
日。而農軍為役。每日五百人也。農軍五百。可耕四五  
百頃之田。而其所收穫。足供餉。是第務也。其他  
魚鹽之利。募收之粟。皆可以供給。而且於列邑。各擇  
有義氣士子一人。為舟師有司。兵食器械。隨力措備。  
如向者。義兵有司。則亦一助也。所謂將士者。隨其成  
規。稍變其制。極擇名將。為舟師左右統制。又令擇率

參下文官數人。分為管糧點軍之任。幕下將士。分為五司。如紀効之法。司統哨。哨統旗。旗統隊。其領艘各。有差。五日各營一習。十日合營一習。耀兵岸上。以張聲勢。簡選砲射。以試水戰。或設科取人。聳動群情。或賜以酒饌。慰諭辛苦。又命相臣一人。在京統察。一年一巡。大加賞罰。又遣巡按御史。兼帶風憲。以重體面。以察勤慢。則號令自肅。而事無不濟矣。若是則賊必望風震懼。無敢有西向而漁者。設令秀吉復起。舉國興師。猶不動吾之一髮。而以逸對勞。以主應客。如周瑜以水兵三萬。擊曹操八十萬眾。使隻輪不回。片帆莫返。則可以復先王之讎。洒一國之耻矣。豈不盛哉。此非愚臣誇張無實之言。南中將士之老於水戰者。無不攘臂大言。此則有目者皆見。有口者皆說。其為不誣也。審矣。議者或以為三路蕩敗。濱海空虛。數百戰艦。何以造備。累千水兵。何以充定。累萬糧餉。何以繼供。是則非達時之論也。大抵向者大舉山城之役。一道之內。多者十餘。小者七八。而所需鉅萬。卒歸浪費。於是百姓財殫。流亡者十室而六。動兵天下。千

里運餉。厨傳馱載。遠近騷然。於是百姓力屈。流亡者十室而九。噫。請兵十萬。而成何事。築城累十。所濟何功。今此舟師費用之需。比之於此。則未滿百千之一。而其功效之實。則險齊金湯。作一保障。視諸山城之。旋築旋廢。天兵之空來空往者。不啻萬萬矣。抑今日之事。譬如巨家世室。猝被寇盜。寶貨財物。蕩然無餘。只棟宇巋然獨存。而徒知賊去之可幸。無意於修築垣墻。牢固戶牖。人或勸之。則曰。吾非敢忘也。特以窮無所下手云爾。聽之者以為何如也。是其心以為賊未必更來。故為是說以答之。如知賊之必來。則其將晨夜奔走。召匠計直。而盡賣田土。臧獲之不暇矣。何敢自謂窮之而袖手安坐乎。臣未知聖明以此賊為更來乎。為不更來乎。嗚呼。若言其今日修攘之策。則非無本末之可言。而臣之獨惓惓於舟師者。豈捨本而取末哉。誠以目前之急。無過於此。而不備更無可恃。後雖百悔。亦無及矣。伏願聖明深思。修攘之本。先定。聖志于中。而任賢使能。各適其器。無輯餘民。固植邦本。恢張公道。淬勵士氣。其於舟師一

策尤切馳意無諉於下而斷然行之汲汲遑遑唯恐不及則未有上之銳意而下不奉行誠之所至而績用不成者也伏願 聖明留省焉取進止

御製詩軸跋

萬曆戊子春謝 恩使俞泓回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送以詩俞泓遂和二首夫俞泓之是行也艱關萬里殫盡一心手奉 綸音親擊寶典變禽獸之域為禮義之邦是吾東方再造箕疇復叙之日也可使其詩沒於後予為是惜爰命詞臣各次其韻詞臣反歸功于予失其旨也予亦不可無言夫詩以言志他不足計不以辭害意可也

宗枋今始正莫謂是予誠 列祖功曾積諸賢悃幾營恩霑同大造歌競及流鶯願守區區志時群臣欲加徽號故

及千秋戴 聖明

俞泓之還書狀官尹暹進聞見事件一帙其中有馬維銘贈送泓泓所和詩 上覽之 命銀臺主掌湖堂暨槐院提調次韻以進仍 下 御製一首并小序于政院都承旨臣丁胤福左承旨臣朴

崇元右承旨臣李輅左副承旨臣李誠中右副承旨臣李純仁同副承旨臣趙仁後相與謀曰吾等遭遇 聖明忝侍近密朝夕之所祗承無非 玉音而若其奎章雲漢之燦爛昭回則前此蓋罕觀也此非但一時之榮抑千萬世之光耀盍粧一軸揭諸院壁使群僚瞻仰乎第詩若序皆非 御筆用是歛然屬臣山海騰寫而跋其下臣筆拙文拙其何以鋪張盛事累辭之不獲則遂盥手謹寫因竊伏嘆曰我 殿下以生知之資加日將之功實天所縱聖無不通則詞翰文藻之妙特其餘事耳至於 達孝感神大德動 天雪積年之誣枉正一方之倫紀景命維新東韓再造則德業功烈之盛若此其巍巍而猶不自居乃以詞臣之直述為失其旨此豈非不自滿假卑以自牧之至意乎雖然天道未嘗不下地道未嘗不卑而大哉至哉之稱歸焉堯未嘗不讓舜未嘗不恭而峻德玄德人得以名焉則今我 殿下雖不自以為功而在人耳目形諸頌美終有所不得闕者矣臣又就 宸

翰四十字而玆繹。則謙謙之中。孝禮敬忠。備焉。歸  
美。列聖奉先之孝也。歸功群下。接下之禮也。守  
志之願。敬也。愛戴之切。忠也。既孝而禮。又敬而忠。  
此我。殿下之聖德。所以超出百王。而凡民之感。  
發善心。鼓舞興起者。未必不自此而蔚然矣。臣何  
幸親見之哉。臣某謹跋。

書邢軍門畫軸後應製

總督軍門兵部尚書邢老先生之奉命而東也。不  
穀始焉。覲公之光儀而起敬焉。中焉。慕公之器量而  
欽嘆焉。終焉。識公之才智膽略。有以服眾戡亂而能  
集大勲也。既而。蜂屯醜類。相繼敗遁。濱海疆域。復為  
我有。此由公之布揚皇威。飭勵將士。指揮得宜。而  
深幸不穀之先識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吁。其先生之謂乎。及其事完而  
回也。不穀送之西郊。遂執爵而言曰。非天子之明  
聖。則先生無以膺寵命。非先生之忠勤。則小邦無以  
定禍亂。自今至死之年。皆天子賜也。先生賜也。雖  
粉身糜骨。何以答皇恩於毫髮。雖勒之鍾鼎。被之

管絃。何以頌先生之功之德於萬一乎。王節啓程。山  
川悠邈。瞻望行塵。神魂飛越。悵。鸞輪之莫攀。懷德音  
而難忘。於是乎書諸卷後。而追贖之。倘時賜展觀。萬  
里猶面目也。



金誠一 著

鶴峰先生文集